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金維熙

道園學古録卷十三

元 虞集 撰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賔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

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闕年廟成某年勑臣題其牓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勑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

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廵幸末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髙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竒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

至於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衺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

弊每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歳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内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内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欵有禮䁥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甞有强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絶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罪而

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逦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令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

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寛大也哉公曽祖諱種徳贈通奉
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貴京兆路總管諸軍鄂囉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
謚貞憲父諱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
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
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
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
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贈推忠宣力保徳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
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書其事又為作迎
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辭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郛時廵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
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羔芍藥芼
之亦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
衮衣繡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
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

俟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感服千秋萬禩嘏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工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

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巴延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鄂囉贈輸忠立義功

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
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
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
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
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
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
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闕

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旺扎勒為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闕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闕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闕年終是官泰定闕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

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鈕祜祿章氏祔子
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爾哈
雅次適某官舒嚕袞巴爾斯曰額森呼圖克臣嘗以為世祖
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
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
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
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
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立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

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歎於今為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上分别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説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葢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内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

征納延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内外嚴倫至使重
臣濟爾哈呼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
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
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
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爲安寢
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宫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
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挺身當其衝衛
士得絶靷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

國事緩急怠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僧格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

而誅之是時僧格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
月至七十奏頼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僧格之功公
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
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詹
事旺扎勒可上領之及拜旺扎勒丞相遂以公叅其政卒能
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
則公賛决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
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

者日以重矣特們德爾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宫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蠧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賕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往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愕天下為之歎息譖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

後人為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勑賜故丞相留守惠懋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强而致之也嗚呼公之工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鄙鄙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啟是世官實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
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
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
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覲天之道太史
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

達帝念在兹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録惟是登庸
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
睠朔都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
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士女冒禁非
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
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
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公
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扶其顛多藏靡悔迷國之

宰余令弗懲天子奚頼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典
亶其天乎衣裳之襚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
侃令子蔚為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
有栢公食其廟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
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

其子彌寛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為臨淄人
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
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
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
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癸
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
舉童子科名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
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

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 闕 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度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

家旣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内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户五人百户三十人把總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

一年十一月辛未卒於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瘞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寛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絶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吴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

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
並以才畧世其家而冀國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
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
往往出其父子所奬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
矣公在髫齓與其兄制置使滑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
收覽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
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筴滑既以忠義著而公遇事
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

如響故參政吴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絶婚公曰訹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冀國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悦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為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為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贓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

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搒之百衆遂定路鈐轄詹沔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

執之無敢逋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
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
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
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
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
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
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
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

他不然淮卒足辨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奪怒起鬬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欵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工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哉朝

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莅於湖南者以民事為問公懇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捄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贐遺貧乏孤㷀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黄朱砂黄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斵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於家有

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吴氏先公 闕 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宷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岦[illegible]峕峏集先世勳

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睠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頒頒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

歸撫其民皇威孔毖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退而休温

温德言嗟世㴊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虚鑄金為丹我懷

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亾史存澤及孫

子遭時休明亦既膴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

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蘼不亾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

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

書計從軍稍遷行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員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湍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闕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

未淌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户淌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闕月塟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内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别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

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獘更為之名以自別于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吏朝廷病有司慢

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
或詰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
者尤不避同幕頗為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
者至此為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
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
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
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
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

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恱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晝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内洞燭如神明葢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

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專獨
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為請緩
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
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
當有賕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
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
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
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

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戸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思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

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標畢輸優游無慮楩柟薪樗朝服于于名駟

大車爾皋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

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

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

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勖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

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歴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粤自荒服俾守兹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葢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驛告於朝

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馹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崑崙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縋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

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絶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東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説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

雲南在闕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牙犬相入負恃而强

忍𥜥𥜦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為費鉅萬萬吏士或亾或𠸍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絶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衆

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畀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葢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於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

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戸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鷙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藴布特台哈奇阿穆蘭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戸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棗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

功將八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户中統二年始受
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
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俟年亦已二十八
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
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俟鎮
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
户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户府事留鎮潁州宋
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

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巴延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修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酋山

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黄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黄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

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牐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傳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某張某

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
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畧
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
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葢其子孫然無
可考證者國家既一海内自將帥諸校功薄在樞府職
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禄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
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
因起邈然無聞者葢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

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

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

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代簡為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

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

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櫜

川淨雲委芽蘖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

之問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

贊書啟封既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

詔來裔

道園學古録卷十四

元　虞集　撰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

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

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

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内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内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

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過犯者順天者故
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璮叛
濟南親王噶必齊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
軍總管且行請璮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
乃命之曰璮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璮劇賊也圍闕勿
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
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璮出

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讐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閒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

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没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輙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収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

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阿嚕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阿嚕發其事王不與之則阿嚕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為之解不得而阿嚕抵罪王亦為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閑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巴延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王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

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栅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横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

敵之步陣閒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為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

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巴延帥師伐宋命王率左右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又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

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馹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栅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州橋都元帥阿珠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讙吁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

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
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
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
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
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
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
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為請遂
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賜名曰巴圖爾巴圖爾者國

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
丞相巴延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
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
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為
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
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
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
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

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内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王曰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犇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為

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令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孽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劒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劒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劒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為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

萬分道征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

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慴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

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宫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

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闕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内殿慰勞良厚王以

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巴圖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

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户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伊嚕勒諾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最張氏史氏俱稱巴圖爾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歷臺省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輙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

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林已不以爲恵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巴延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類如此簿錄宋内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爺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因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

庶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吝賞如此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説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

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足盡知其竒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畧以澌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其官其曾孫十一人其官其集甞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殁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懐召伯甘棠不

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祺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

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鋭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閣請具為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飈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吏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决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真

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扶瘴排炎廓爲清夷膠
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横槊賦詩波濤
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鱷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
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冕舄佩圭威服在躬
維玆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
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
下國顧懷來格言築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
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斿孰感而致維亳士女

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為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頟頟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豁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戈執殳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既濡秋降霜露王其享兹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抉其要邃深敵虧羣讒切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遏其軀託之股肱

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達罪人斯得聖
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
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
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斁匪亳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
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
紫陽楊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邦文

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閒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秉政聚歛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

髙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貲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捄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徳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閲課額數萬緡為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没入其洛陽家産人莫不寃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特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

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

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
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徽廣徳之會是時公府之
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掊竊郡
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
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
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
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
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

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其年月日歸葬洛陽其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夭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

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奪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癉蟊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

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蘊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

維蘓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貞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

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邈焉堙没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頗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閒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歳數饑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

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輙
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
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
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
先諸豪覬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
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
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
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

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痢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人子者焉與諸弟均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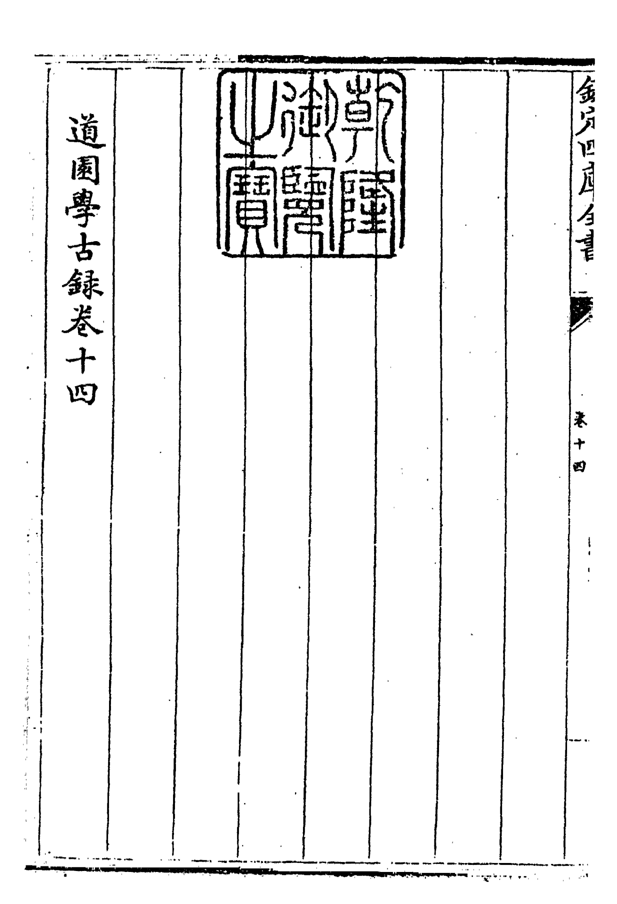
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
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
手録讐校不倦因金大明歴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
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歴數者民事之所當
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
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闘者聞
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
從郡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

末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
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玖馮
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宫天禎真定醫學
録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
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
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
皆以其次為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

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邉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為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中書掾中書掾見躪籍甚死厭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部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

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冦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遥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緌歸視高塋廣以袤斧形馬鬣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别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金維熙

道園學古録卷十五

元　虞集　撰

碑銘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

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邉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懐其人數十年来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青海沿邉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闗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

人畜壓没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濟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

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莫已擅發願急募富
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静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邉勿惜
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使護
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
伯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
稽考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邉諸
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

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為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槖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壷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詔書審復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

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吔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来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邉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

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
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户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
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
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
在真定從其尹决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折事令
無敢失職在户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
西白雲宗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

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刼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没入者鉅萬没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閲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邉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

校官得工户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内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删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蕨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内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閲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

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仕公卿將相畢出此
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於是
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
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
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㓜不好弄寡言笑不
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
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

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次適張蒙次適丞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没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謇謇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頟頟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

莫往来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
抉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
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狃安易撓我際其會
以哺以縎憹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
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辨斯辨退而
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
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
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禄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髙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

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輙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儗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令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

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

時已退不任事至是蓋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説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輙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强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

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郘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令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兑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名

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来請其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其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户晷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其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

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其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

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耕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

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
持之卒不征光人擬茶山中以為似運司行茶法江南
歲有吏索光人瘠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
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
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
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
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於今久矣昔為公民者少者壯

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内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于昔國家法令修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兹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

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户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弗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温恭在躬樂善不

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滏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菑莒有異花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

昉從鄉先生大卣楊震亨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户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户部尚書致仕入

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孥其人萬家無所詣愬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怙恣輙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觧公抉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廹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勅治其暴横者

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為賔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内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于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産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為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户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恇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

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為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為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

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塟其在湖冨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塟或訹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冨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

令上遠甚析其户役為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下中户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撤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達爾罕公之為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考歷代典故白之深為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博公禮之以為吏師在户

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為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總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于讀書尤深于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徼于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

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為後用公蔭為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塋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為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為銘銘曰

神磨之陽滏流洋洋有赫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儗儗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鈞以究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耋有綏瓊纓臨滏以

潔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懐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
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某曰北邙
之北有重岡蜿蜒隤為袤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
周漲潦溢流注合於瀍南溝之渚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
旱不竭鄉人禜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
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奥區二

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殁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葬大父而别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殁祔葬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

益方正有才氣歷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徒死不還兮言遺變遷既蕆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曽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

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欵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覩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豼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

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為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於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

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穆蘭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休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

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迺屏絶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于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

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于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黄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于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

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蒼先生之懐浩乎河海之泱
泱用位不多斂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
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録卷十五